

清儒學案

世章



貳拾

清儒學案卷四十六

天津徐世昌

餘山學案

餘山自奮隴畝之中名立而教成剛毅篤實君子人也生陽明之鄉而不附和良知在清初浙東諸儒中獨立一幟

述餘山學案

勞先生史

勞史字麟書學者稱餘山先生餘姚人世耕讀不仕躬耕養父母初就塾聞說經義至克治身心敦飭倫常輒竦然傾聽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立志爲真儒得近思錄讀數番悚立北面稽首日吾師在是矣內求諸心森竦自責謂天命之性若君之詔臣父之付子兢兢惟恐隕越讀易參究橫圓二圖

寢食不釋年二十四所學大進名所居齋曰須友常靜夜兀坐  
玩圖精思有所得書之年四十三自謂得其要領論性有先後  
天體用之分指人受胎之始及墮地時所秉受其氣之清濁醇  
駁於此別等差論學以剛健篤實爲本自不妄語不妄動始極  
之誠立無歇手處天人之理一誠盡之聖賢之功一敬盡之居  
敬工夫必整齊嚴肅始有把握而喫緊在居處恭年至艾耆日  
夜正襟危坐無倦容而氣體舒遲款接後學和顏悅色盡誠開  
導晚益涵養沖粹色和語正而莊敬溫醇人人願近有道嘗言  
人心靜極卽能前知預刻死期沐浴更衣移牀至正寢無疾而  
逝時康熙五十一年年五十有九弟子桑調元編次遺書十卷

參桑調元  
撰行狀

遺書

參兩理數

大哉易也古今之運其不出於參兩之理數乎其道畢寓乎圖書河圖圓而象天屬陽然陽必根陰也故其數則從兩地之法相對而數之也天一地二等云云皆屬四面相對洛書方而象地屬陰然陰必根陽也故其數則從參天之法而三數之也天一地二等云云皆是三方相向古今之世運卽寓之是以邵子謂唐虞當中天午運之會是河圖順生左旋之理數也邵子又謂地氣自南而北爲世運之衰是洛書三方逆克右旋之理數也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蓋河圖洛書實相表裏天運地理人事三者妙合而得其平其旨微矣或曰邵子之言子何以驗其實乎曰道所以蘊象象所以顯道吾朱子亦有言也天下之聲色貌象皆有其理之所自來知道者必知象午于五行屬火其

性則爲禮其位當南方離卦之正陽帝位也故易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是以唐虞夏三朝交際均以天下之帝位相讓此讓之大焉者也天下之禮寧有加于此哉此火之性所以爲禮而最彰明較著邵子之言可徵者一也易謂陽善陰惡午中一陰始生當五月姤卦之象朱子釋姤象之義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朱子又於午以臟屬心午亦爲天心而姤在焉大圓圖可徵此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一執中之統所自起邵子之言可徵者二也午爲離八卦中離象近取諸身爲目象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邵子之言可徵者三也午當離離象遠取物吾夫子以爲龜也故舜命禹定水土之後天錫禹神龜而于洛此又洪範九疇參兩之數所自起邵子之言可徵者四也午當離子當坎子午相沖離坎水火

相射此堯舜時所以涿洞無涯之水所由溢邵子之言可徵者  
五也離主文明自巳之午天上太微垣居之實爲禮樂光明之  
宿子曰煥乎其有文章邵子之言可證者六也離爲雉雉爲文  
明故鳳儀獸舞適當離位萬物相見之時邵子之言可徵者七  
也太極運行道顯乎法象可言者尙多余不必更瑣瑣總之邵  
子之言本乎圖書天道固如是卽古今道統相傳之理數亦可  
按圖書參兩之義而知之孟子曰五百餘年而聖人出是大易  
天地九六之數參兩之義也六者六甲也九者九其六也六九  
五十四五百四十年天地之大運一週故姤卦陰氣盡復卦之  
陽又生于下朱子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  
來豈偶然哉先儒有非之者亦不自知量也彖與傳曰朋來曰  
剛反曰天行又曰七日來復是六九五十四之數已終其理數

清信堂身卷四十一  
三  
豈謬乎故吾朱子之釋傳曰陰陽消息理數然也又曰九者參天之積數也六者兩地之積數也又曰九六數之變也又曰六甲本二中而出之合文王周孔朱子之言皆可合而徵之易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曰凡數皆始于此數之源也然數必根于理理之源既晰而後及於象數則其學乃益詳達道有五洛書中宮皇極之數亦五聖人以道濟天下其理俱不外此實天之所以授受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 論成性成形

陰陽遞禪而來理氣無先後性形合一而來理氣無彼此但就理論理而理有先後故有仁禮信義智之序也就氣論氣而氣有先後故有木火土金水之序也理氣雖無彼此然理爲氣主理以生氣氣隨理轉氣以載理五者先後互根錯綜變化所謂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成此人身於是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心肝脾肺腎之形人生有性有形如是焉已矣

論草木之性

客有論及草木無性謂其無知也因論及禽獸有性謂其得仁義禮智之一也吁豈其然哉如謂草木無性中庸何以言盡物之性蓋凡所生之物莫不有性故廣推八卦變化之象始推八卦之象於天地繼推八卦之象於人物終推八卦之象於草木曰爲萑葦曰爲木曰爲蒼筤竹且中庸言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若草木無性則是性有可破性有不能載者矣安得謂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乎客又辨曰盡物性恐只是盡禽獸之性如禮經所云無故不殺犬豕盛王之世雞犬不夜驚不毀巢不毀卵物各得安之類者皆是或



草木不在其內曰書不云方長不折化被草木乎故堯舜之世  
莆蘆屈軼蓂莢生庭麥穗兩歧伏羲文王蒼草生墓孔子墓更  
生楷木高宗修德而祥桑死此皆聖人盡己性以盡物性之所  
在也降而賢人亦能感動乎草木如哭竹生筍萊公之竹紫荆  
復茂亦無非同得天地之性故誠動于此相感于彼使不是皆  
具其性何能感于彼乎草木遇春而生遇秋而斂對日而甲坼  
向上而生芽亦一定之變動趨舍也人得天地貞元之全氣故  
極靈是以無所不知禽獸得貞元之偏氣故靈微僅能運動草  
木得貞元之散氣故靈益微僅能辨秋冬而已總之人得天地  
之全禽獸得天地之偏草木得天地之微安得謂草木無性且  
醫家辨藥性諸藥之寒熱溫涼與人之陰陽血脈無不相湊合  
亦無非同得天地陰陽五行之理而性道相爲流通也嗚呼天

地閒無一非性之流通也如云禽獸得仁義禮智之一則已過矣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卽人雖具此性尙有不得其全況于禽獸之無倫尙安得爲仁義禮智之一乎故犬不過司戶雞不過司晨牛不過司耕而已矣卽蟻蜂知君臣虎狼知父子之類不過止此一隙之明毋論他端不能推卽此一端亦豈能全盡其道乎尙可得爲有仁義禮智之實乎嗚呼今之人尙無仁義禮智矣不亦大可痛哉

性有理氣

昔子思孟子之論性皆就義理本然上說故一則曰天命之謂性一則曰性善若魯論所云性相近習相遠此所謂性朱子謂兼氣質上說而世儒疑之謂孔子之說極其中正而子思孟子之說未免稍徑直此何其不細察哉義理本然之性聖人何嘗

不言卽魯論中豈不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乎此生非指人之生初而言乎此直非指義理本然之直乎若果使人之生也不直罔之生也亦宜聖人何故爲是言故義理本然之性聖人何嘗不言卽易中亦云窮理盡性若人性不善何以教人盡之乎程子所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至哉此言也

性有理氣交相牽制

昔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人于始生之初天命流行以理生氣則理爲主而氣無權此天地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者也孟子道性善原諸此及旣生之後氣以成形氣有不同理落在氣中則氣之權盛而理之勢隱此所謂氣質之性駁雜不齊者也張子論氣質之性見及此斯二

者人皆具之是以人雖爲氣質所拘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終有不能泯者以其原初無不從天命中來也然雖具此四端而究不能擴充以止于至善者則仍爲氣質拘之也二者交相牽制如此所以世之爲善無終而惡人亦有良心以此故哉是以必有藉于聖人勞來匡直之教也

心性道德動靜陰陽五行天人太極總論

心之靈卽氣之神何謂神氣之精英心之性卽神之理何謂理神之妙則然理爲神之宰神爲理之輔自不相離合之則明德所由名也分之則理氣所由辨也貫之則性情所由著也然性伏於心初無形象其體靜也及事物之來無不各付以法程者也其動用也道也是以見於動時乃有萬端散殊之理也伏于靜時渾然一理全體之道也靜時雖止一理然靜爲動之本動

時散殊之理皆從靜時之理而滋息之也動時雖萬端然動所以致靜之用動畢則仍歸一理動靜相須而不已在天爲不已之於穆在聖爲不已之純總之大道無窮其體之迭運不已者卽在人之太極也一動一靜者卽在人之陰陽也五倫攸敘親義序別信卽在人五行之成象也夫心性道德動靜陰陽五行無一非太極爲之也故曰天人合道也

### 人死而成鬼

人之生而成形也根陽氣之發而漸至充盈人之死而成鬼也根陰氣之凝而不遽消滅大聖大賢其精氣渾合于日星河岳助兩大之生成卽凡忠孝節義有一端足以自立亦各以類相從分麗於四時之氣歷久而不磨滅常人之鬼無所恃以自存始不遽消滅終必漸微漸泯其強梁而死與負冤屈者尤能爲

厲然亦必久而熄何則客氣不能持久也又常人之鬼其靈久而漸微其子孫能一氣感之亦能片時萃聚此陽又根陰陰又根陽則互根之理矣故朱子曰人死氣之散者雖化而無有而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矣

理是至當之名號

理也者至當之名號故范氏云天下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若仁義道德等說又不過卽其理所屬之地而名之耳故程子云心性天一理也自理之從出而言謂之天自人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其實一理也

心各有條理

心之能動能思能合乎理且無遠近幽深而無不入者何也曰能動者心之氣氣本動也故蠢人心亦能動至於籌畫謀慮則

清信堂卷四十一  
不能也蠢人之心只有氣能思者則又氣之靈故善謀之士心  
雖能百出以求勝求其去私以從道則不能也智謀之士其心  
徒有氣之靈若夫能思又能合於理者靈之本乎性故正人一  
心之計議無非道也至若合幽顯通上下總古今而一之非神  
妙萬物不能也故正人雖具靈性而未神也是以孟子云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書曰乃聖乃神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  
殺者夫故圓外竅中者心之形也知覺運動者心之氣也光明  
洞達者心之靈也仁義禮智心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  
之情也此心之各有條理而不可亂者也然性蘊於靈中靈發  
於氣表氣運於形中而情者又根性靈而出之者也此又各有  
統攝而無容雜也心之妙也

與心以權

目然乎色耳然乎聲口然乎味鼻然乎臭四肢然乎安佚惟心  
然乎理義然乎理義者而使不格物致知與心以權爲一身主  
則耳目口鼻四肢各眈眈逐逐心反爲之區畫而爲形役天理  
滅而禽獸之矣夫人各能格物致知與心以權則衆官從令無  
不縱橫曲折優游天則始得成之爲人

見道確

夫人欲違衆而獨立誠有甚難然特患吾心不能確見夫天理  
物則之良耳苟能確見夫天理物則之良於吾心雖令無一君  
子譽之於前而自知勸百庸人毀之於後而亦不見阻則吾之  
處平陂生死之際挺特自持豈有覬覦僥倖之私趨避之計哉  
是以君子見道旣確不隨衆而獨立

邇言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大學所謂至善用其極中庸所謂其至矣乎孟子所謂人倫之  
至只是到恰好處

論語不言理字只言禮字理闊綽禮精密復禮約禮亦只是到  
恰好處

從古無不戰兢惕厲之聖賢所以存此幾希也會子臨深履薄  
死而後已到得吾知免夫時候快然無憾其快然無憾全從戰  
兢惕厲來

深山窮谷中實做聖賢工夫其聲光必然騰燭所謂修身見于  
世也縱遯世不見知自家喫飯自家飽當下快足只求己身有  
可稱之實人沒世之稱不稱奚計焉

剛毅斯有立曾子子思孟子朱子直是剛毅一力肩荷斯道  
怕做敬義夾持工夫斷無超悟捷到之聖學